

—

一切都只是湊巧罷了。是這樣的自己被選上，一點道理也沒有。

「真是、一點道理也沒有。」前往聖路恩學院的路途上，黛絲仍在質疑著過去的為什麼。

她乘坐第一次搭乘且不是很熟悉的，這座被稱作為火車的交通工具沿著鐵軌運行，窗上的倒影投射出了她皺在一塊的雙眉。某些她並不想去回想起來的記憶碎片，開始隨著入學日的接近歷歷在目……如投影片般在腦內播放了起來。

究竟為什麼，成為繼承者的會是自己呢？

—

儀式即將開始。沒錯，就是那場傳承魔法的儀式。每個家族傳遞能力給下一位被選上的孩子時將會舉辦的例行。當然，或許世上有較沒那麼重視傳統禮儀的種族存在，可至少對布雷克一族來說，這是項必經的過程。

預定舉辦儀式的今天，同樣是黛絲即將滿歲為十的當天。

被喚作為預死者的布雷克一族舉辦繼承儀式時，總是會從接近午夜的時分開始準備起。只為能在午夜零時的那個當下之前將被選召的孩童給送進儀式會場之中，好在那整點整秒正式地拉開儀式的簾幕。

此時是夜間十一點五十分整。將頭髮梳整起來的九歲女孩身著家族的正裝，雙手捧起儀式用看來有些駭人的頭骨，一路筆直地沿著長廊逐步向會場走去。一旁的燭光打在她的臉龐之上，嬌小的面容除了沉靜和安穩以外，皆沒有任何的情緒在上頭。近似一張空白的畫紙，充滿著無。

當她走到門口後，場內早已有協助儀式的幾位族人在內。除這些相關人士以外，從沒有人知道裡頭實際長得是什麼樣子，更別說是剛進入現場的黛絲了。她唯一知曉的只有事前稍微被告知的簡單流程，但空間內部和自己要打扮成的模樣等等，她其實都沒有很清楚。

「至於剩下的等妳碰到，就會知道了。」向自己傳授儀式概況的那位族人是這樣說的。像是被下了封口令一般，黛絲也沒能再獲得更多的情報了。

「踏入其中時，請記得脫鞋。黛絲大人。」

被族內的年長者喚作大人這一點令黛絲感到衝突，卻也無可奈何。因從此開始要擁有魔法的她即將有所不同，在自己名字之後加上尊稱這一點同是她該習慣的未來變化之一。

應著建議輕脫下鞋子的她繼續向前踏步而進。赤裸的雙腳踩上了絲緞面的赤紅素布。最終黛絲走至房間內正中央，並躺在了滿地的赤紅之上。緞面紅布冰涼的觸感讓黛絲感覺身在一片茫茫血海之中載浮載沉，不知自己會飄向何處，又甚至是會沉入何底。頭骨則被安置在了自己的腹部之上，雙手仍持續著環抱它的姿勢。

身旁的人員則待自己定位後各拉起了布面四方的各一角，緩緩地替自己蓋上了另一塊白布。宛如提早體驗被他人宣判死亡的過程，黛絲眼見那片白布離她的身體越來越近，並毫無掙扎地輕閉上了雙眼。

仍舊不清楚儀式詳細的黛絲直至今刻唯一知曉的是，等到她醒來，迎接她的將是一個全新的。

不被自己所期望的世界吧。

*It'll be a brand new world, but not the world she want to see.*

—

『妳好。』由不明之音響起的一聲招呼，令黛絲張開雙目，瞬間甦醒了過來。

剛睜開的雙眼視線不是特別地清晰，可當她能夠看清後卻依舊只能目睹四周一片漆黑的世界。在這樣看似絕對的黑暗之中，竟有一道模糊的身影微微散發著，莫名顯得異樣的潔白光芒。無法確認形體的清白色和『他』的聲音相同，是個難以分辨其是男還是女，甚至說到底是否為人或一種實際生命體的謎樣般存在。一路上下觀察至此，女孩實在是無法再去辨認更多了。

於是黛絲就持續直勾勾地懷抱著毫無畏懼之心，用那對布雷克一族象徵性的金色雙眸盯著那抹不明的身影。彷彿她早知道，也有過心理準備會有這樣的神秘存在出沒。

『嗯？妳不會想問問我是誰嗎？』身長看似比自己高了一段的聲音望著女孩無畏的模樣，竟困惑了一聲。

「不會。」她冷靜地回，「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知道會聽到一個聲音。」又誠實的回答。

『是嗎。』女孩無法知其真身的聲音回。『那我就來自我介紹一下吧。』聲音逕自利用模糊卻有幾分像是在模擬人體四肢的身形向黛絲行了個禮道。

『我是妳，卻也不是妳。而我究竟是不是妳……要由妳自己來決定。』話題起始後，『他』便張開了應當是雙手的左右，一邊向黛絲的面前跨步走去。

「你是什麼意——！」還沒能來得及道完提問，原先還有所游刃有餘的黛絲便被聲音白色的一閃一揮給割破了她的聲音。同時也是，她的喉嚨。

『感受吧、承接吧、這一份絕望。體會吧、經歷吧、這一份死亡。』

那道聲音忽地在攻擊之後扭曲歪斜了起來，猶如失去了音階的樂器被迫奏響的聲調，歪七扭八卻又能聽清幾絲音節。『他』彷彿吟唱著什麼，宛如訴說著某物。

「嗚、咳咳、嗚……」明明知道這裡並非自己所屬的世界，仍深刻感受到無法透過聲帶正常發出聲音來說話的黛絲莫名感知到這九年、不。十年以來一種從未體會過的心境，正在自內心深處傾洩而出。翻騰地親如一頭瘋狂的猛獸，即將由內而外將弱小的她給吞噬殆盡。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恐懼嗎？她忽然領悟了些什麼，就在這令人錯愕的時刻之下。

『繼承者成為預死者之前，必將先體驗過何謂死亡。』

聲音還在詠唱著不明的曲調，或許是在吟詩，也或許是在歌唱的『他』徹底忽視了黛絲的痛苦與垂死。年紀正從九歲滿至十歲的她意識開始逐漸了模糊起來，脖子前的劇烈痛感像是真切地在逼迫她體驗滴滴鮮血逐漸離開自己的身體，深紅色熱液隨分秒的流逝自喉嚨中湧出，並落入了深黑的世界。

一道道赤色的它們也只能被接觸到的墨色給染黑，融合進這不明的空間，和黛絲一身深色衣物的纖維之內。其餘白色的棉布則一一被染成了深紅，彷彿從一開始女孩穿在身上的就是一套由黑搭紅而製成的服飾。

黛絲終究抵不過失去血液的空虛感，從四肢無力而落下的跪坐姿勢，改成了雙手捧著喉嚨被切割開來的傷口處側躺在地。

「咳、咳咳咳……」她維持側身在那的躺姿，半睜的雙眼仍盯著那道言行舉止皆不明所以的光芒身影……直至斷片為止。從再次即將失去一切的感知，到連這場是屬於儀式範圍的虛幻世界中，也會體驗到接近死亡邊緣過程什麼的……才剛滿十歲的她實在是料想不到啊。在完全失去意識前的最後那一秒，黛絲不禁更加質疑所以大人們才會想去隱瞞儀式背後真正的內容嗎——

如果一切是這樣殘酷且痛苦的過程的話，那又會有誰會想來繼承呢。

聞著那身影的詠唱聲離自己越加遙遠的黛絲心想，這一切真是荒謬啊。

所謂的魔法，根本一點也不美妙吧。

—

那之後，一時無法判定究竟過了多久。能得知的是，曾陷入寂靜的空間又一次地被打破。

『是時候了。』『醒來吧，黛絲。』

再一次將女孩呼喚而起的，依舊是那一道性別難分的聲噪。

「——！！」但是這一次，女孩醒來後身處的並非那難以辨識周遭的烏黑世界，而是更早之前舉行著繼承儀式的家族會場。

儀式結束了，竟然是在自己渾然不覺的狀態下終結。儀式中那道聲音徒留給黛絲的是深刻不已地烙印在自己身上，那份被劃破過皮膚的觸感和痛處。以及她不想看見的，擁有魔法後的嶄新世界。她將去體會，那世界將有多麼地不同，有多麼地將去改變她往後的一生。

此時此刻，開始有些畫面如蝗蟲般湧入了她的腦內。資訊過多，讓她一時沒能將其全部看清。

『記住了，我可能是妳，也可能不是妳。』『去見那個人吧，妳會有答案的。』

唯一一張特別清晰的畫面，竟又是那性別不明的聲音來者。蒼白色的『他』這一次形體更加清晰了些，能夠看出些許面容和張口之處。那看似由嘴與唇構成的空洞處上下移動後組織在了一起，同時發出了她才剛聽聞過的聲噪。

『……生日快樂啊，小黛絲。』

這便是聲音最後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也是今日第一句親口說給年幼黛絲聽的生日祝福。

「恭喜妳啊，成為我們的下一人。」至於這一次，是與黛絲年齡相仿男孩聲音的響起，才把深陷進初次預知畫面的黛絲從劇烈的頭痛中喚了回來。那名男孩身站在會場門口其中一側，孩童的身形和其他成年又年長的人員們相比起來顯眼許多，卻沒有在黛絲剛進入時出過聲。只因為他是將來預計要——黛絲的——的存在。可以出聲呼喊的時刻也必須等黛絲正式繼承到了魔法之後。因為在那之前，會場是個必須保持一切為絕對安靜的空間。

聽見了祝賀的黛絲並沒有去回應，那位與自己同齡的男孩。

只是默默沉下眼神與神色，安靜地沒有說出任何一個字一邊扶著喉嚨處和地板，從紅布上坐起了身來。黛絲的起身同時使得原先蓋在她身上的白布緩緩落下，彷彿重新從擬態的死亡之中活動了起來的她獲得了一場新生。她抬頭望向了每一位盯著她瞧的人員，這才注意到手下的骷髏疑似和儀式進行前相比來看，上頭出現了更多明顯的裂痕，至於那些新痕又是從哪兒來的——黛絲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確認詳細了。

何況從今開始，於現場族人們的注視之下。這位名為黛絲·布雷克的十歲女孩就是新的傳承擁有者。

下一任名符其實，並擁有布雷克一族家傳魔法能力的『預死者』之人。

—

鳴笛聲緩緩響起，如當時儀式中的聲音般將黛絲從過去的回憶之中喚回了如今的現世。躲在她行李箱之內的烏鴉們將嘴伸出來用其輕啄了啄她的手臂，大概是在提醒她目的地的車站快到了吧。他們自然不可能沒有跟上黛絲前往學校的途中來，但要用最擅長的飛行跟上火車這種交通工具什麼的……還是太勉強了。更何況車內空間對烏鴉這類生物並沒有特例開放的規定，他們只能躲藏在了女孩的行李箱內部，這已經是情有可原跟他們兩鴉一人彼此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了。

到站下了火車以後，黛絲是靠徒步抵達收納來自各地種族兼魔法學徒的聖路恩學院，也將在此展開她的新生活。然而在開學第一天，就碰上了令她難以想像其行為的另一名女孩。

與自己同齡的女孩，名叫茗婭。是個讓人明明不想去管，卻又有那麼一點放不下的孩子。至於當她發現對方甚至是自己未來的室友，又會和其他兩位學姊同房，則是更後面的事情了。

「對了，好像還沒問過妳的名字嗎？我叫茗婭。」經歷一番迷路後，終於遇上像黛絲這樣的人會願意帶領她正確方向的茗婭問。在碰上女孩前她早已經靠自己挑戰過，卻仍是沒能順利抵達目的地……到底是哪裡搞錯了呢？雖然想不太通，但現在有對方就沒問題了吧！歡快地跟上初次見對方腳步的她單純地想，似乎毫不懷疑這位同為新生的同學帶她前往的，究竟是不是她真正想去的地方。

「……我叫黛絲。」既然對方都主動報上名字了，黛絲也就回以了同樣的情報量。

「黛絲，那你的魔法是什麼呢？我的話是可以讓東西漂浮起來！人也可以！很酷吧！」從語氣來聽，茗婭並不討厭自己的魔法吧，興許還有幾絲喜歡？黛絲不能確定，卻也沒有追問，沒有想要去開口確定的意思。畢竟她時常都只是想想在心裡，不一定會真正地問出口。

「我的能力是預知……還有占卜。請多指教。」最終，她仍是默默接下了對方詢問的話題，同時迴避了實質關鍵與能力相關的某些特殊要素，以及自己家族相關的訊息。

「請妳多指教囉，黛絲！」茗婭笑得一臉開懷又純真，大抵從表情上都能多少看得出來，她很高興能認識這位新同學。

「嗯。」黛絲則望著女孩臉龐兩側綁著的三條辮，輕聲地應著。

—

「與死亡相伴之人，必有其對應之理。」

預死者之詩——第一章. 繼承—完—